

# 老上海

## 已逝的时光

吴亮著文

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

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 
上海图书馆供稿



# 老上海

已逝时光

吴亮著文



F014/P

著 文	吴 亮
图片供稿	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上海图书馆
图片制作	李建宁
版式设计	顾华明
责任校对	吕猛进
责任监印	张在健
出版发行	江苏美术出版社
(地 址)	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
经 销	江苏省新华书店
制版印刷	利丰雅高印刷(深圳)有限公司
开 本	889 × 1230mm 大 32 开 印张 8
版 次	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7-5344-0876-8/J·877
印 数	10001—22000 册
定 价	23.00 元 (平装)

本丛书图片均由提供者授权使用，如有署名遗漏请与出版社或供稿者联系。  
未经许可，不得将此书翻印或改版成（包括电子出版物在内的）任何出版物。

主 编 朱成梁  
副主编 顾华明  
孙永鑫  
张伟  
选题策划 叶兆言  
何兆兴  
顾华明  
速 加  
编 委 何兆兴  
顾华明  
速 加  
杜 幸  
胥兆梅  
奚 震  
郭必强  
装帧设计 顾华明  
  
责任编辑 顾华明

# 已逝的时光

## (代序)

在一座城市里住的时间再长，也仍是槛外人。因为他之前，之后，这城市都一如既往，好像从来不曾有过他一般。更不要说，即便在他的有生之年，经历的，看到的，听说的，也实在是那么有限。

我们虽是上海的住民，却像匆匆途经它的过客。我们住进了旅店，首先需要找一份导游图，打开近期的新闻报纸，翻找几个熟人的电话号码，然后慢慢熟悉周围的街区：超级市场、饭馆、书店和电影院……上海简直深不可测，它总是这么闪烁其词地向我们展示某些片断。当我们自以为可以游刃有余地在它里面生活时，我们仍然是槛外人——因为我们常常会对新看到的，刚发现的，甚至原以为习以为常的人和事，意外的细节和戏剧性，表示惊讶。而惊讶，恰好表明我们这一刻之前还是槛外人。

我自己何尝不如此呢？当我和你们一样如此集中地览阅到这堆老上海照片时，“惊讶”便是我的第一感觉(尽管其中也有“老面孔”)。惊讶起因于无知，也起因于对自己已知的推翻。

在老上海怀旧已成为一种时尚的时候，我追求的不是知识，而只是“惊讶”。它让我确认自己的槛外人身份，所以只是阅览，只是旁观，除此简直一无所为。生活是必须投身进去的，但图书，包括照片，它的引人入胜之处只是我们的想象。这座城市的住民，想象力早已被实用目的所排挤，除非他们恢复阅览的能力，无边遐思的能力，而不再一味追问：怎样做？真相何在？有何用？

照片正如生活，本没有顺序，没有目录，没有主次。我们的反应，也应该是即兴的、恣意的、本能的。当然知识总是不失时机地介入，告诉我们这是什么，何时、何地、何人、何事，如何判断，怎样取舍。那么好，让知识和即兴并存吧。知识是导游图，它提醒我们抓住要点，免走弯路，强调有效；即兴则是漫步，它是槛外人的闯入和流连。面对照片，让我们一起想入非非，在不辨方向，感到晕眩时，再看身边带着的导游图也不迟，不必担心找不到回家的路。

在已逝的时光中获得阅览和迷思的双重快乐——为什么不呢？

吴亮

1998年8月于上海

# 目 录

## 第一章 观览与迷思



- 俯瞰上海 (23)  
背时 (25)  
寻常事物和摄影 (27)

- (3) 支离的旧城图像  
(9) 只有照片才是贮存一切细节的仓库  
(17) 城市是一只大沙盘



- (31) 停滞和缓慢  
(35) 事过“镜迁”的趣味  
(41) 比现实更持久的是照片

## 第二章 往昔的皮影

- 肖像照 (49)  
在照片里梦游，并为之添油加酱 (55)  
乘坐独轮车的丝厂女工 (59)  
名人的行迹 (63)



- 西式婚礼 (65)  
搭乘电车的女人 (71)  
电台脂粉女郎 (77)



- 槛外人 (89)  
饥民 (93)  
赌博 (95)  
小摊贩 (99)



- (103) 丰满的女性  
(107) 四舞女  
(111) 从前的人打麻将  
(115) 聚会场面：看热闹

## 第三章 照片为人世瞬间留痕



许多这样的房子 (135)  
沙逊大厦和老年爵士乐队 (139)  
布景 (143)  
居家内景 (147)  
神秘的别墅 (151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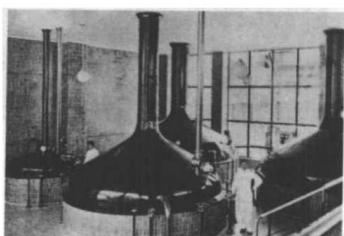
(121) 空与有  
(129) 他乡是故乡  
(133) 不署名的摄影师



(155) 图片上的旧马路  
(161) 药铺和酱园  
(165) 银色汽车



公用电话亭 (171)  
盛宣怀的算盘 (177)  
报业 (179)



## 第四章 留有体温的城



- (185) 老字号
- (189) 形同陌路
- (191) 兰心戏院
- (193) 片场和舞台
- (195) 教堂

- 纸糊的牌楼：老戏院 (199)
- 当铺 (203)
- 地图上的咖啡店 (205)
- 电影院的挑唆 (207)



- (209) 适合当代
- (211) 过时的旁注
- (217) 歧义

- 进步·时尚 (221)  
拆除 (223)  
遭水淹的街道 (225)



## 第五章 通过印象之门



- (231) 摄影·革命·文件  
(233) 反复引用的照片  
(237) 抵制的民众  
(239) “世上的生人又过了一刻”

# 第一章

## 观览与迷思







1850年间的外滩黄浦江风光(油画)。1845~1849年英、美、法三国相继在县城北门外划定租界。

抒情的文饰难以冒充照片沉默地讲说自己的渴求,它们的影调,影调背后的那个历史瞬间,仿佛是一幽灵,要从纸中爬出来,说:我是这样的,这才是我。

## 支离的旧城图像

一堆陈旧的照片,本来与我无关,就因为它们将要被装订入册,才郑重其事地摆上我的案头——它们好像皆有来历(通过建筑标记、服饰或照片空白处的注释,我得以确认它们来自上海),却彼此支离、陌生、互不关联。其中也有相当部分,地点不详,年代模糊,很费猜测。

这堆支离的城市照片,前后时间间隔大约有一百年了。我想,我是最后才到达的旅客。城市,这个庞大、訇然作响、不可抗拒、永无止境的词,我一直没法减轻它对我的诱惑。我对城市没有爱没有恨,只有迷恋与疏离。久居一座城,会觉得久居在一切城。“城”是一个非常抽象的词,它不能经由任何一座特殊的城得以体现。现在,我把我的手插入这堆照片底部,像玩



龙华寺，建于五代时期(约907~930年)，是江南著名古刹。



江边的剃头摊  
(1932年)。



清末法庭的审判情景(1899年)。

沙的孩子一样翻搅它们，混淆它们，因为它们本质上是一座城市的图像。

冷漠地对待这一大堆城市的照片，去除炽热和激情，去除嫉妒和愤怒，把它当作文明史中最后的恐龙，隔着护栏去观望——此刻，我在我的书斋里，而书斋又在城市里。循环的、首尾相衔的联想令人晕眩。

这堆照片互无联系，前后不一致，没有连贯的线索，相互矛盾；每张都在叙事，但弄不清来龙去脉。刚刚勉强找到主题，可是一放到别的照片旁，就暧昧了。没有定见，兴趣点尚未落实就随风而去。飘忽不停的想象找不到中心，一切影像才染上心灵和欲望投射上去的色彩，立即褪尽了。抒情的文饰难以冒充照片沉默地讲说自己的渴求，它们的影调，影调背后的那个历史瞬间，仿佛是一幽灵，要从纸中爬出来，说：我

是这样的，这才是我。除此，你们不要再添加什么。你们把我当作怀旧的素材，因为我无法驳斥。请注视我，记得我有过的形象，我便心满意足了。

旧城旧事，早已丧失活力，不再有人提起，但一旦定影在胶片——奇异的魔版上，它们就会在多少年后重新焕发出活力。它是一种迟到的泄露，延期的报道，也像是一张不能兑现的作废支票，找不到时间这家银行了。旧照的活力一如记忆长眠之后被催醒的新奇，连一个最破损的景物，也沐浴在阳光底下，与新事物同样鲜亮。

旧事物，一座旧的城，那些在当初生存着而今已逝去的人影，现在与我的呼吸同在。它们在此时此刻被看到，正好像打开一扇地窖的门，阳光直射进来，耀眼的光束中灰尘在飞舞，什么东西都有了生机，令人惊讶地跃跃欲试。所有



龙华塔(1874年)。

城隍庙是祭祀、供奉各自城市保护神的地方。上海的城隍庙建于15世纪初叶，到18世纪已成为县城的游览娱乐中心。摄于本世纪20年代。

